**恋上图书馆**

**包喜华**

我翻看着快递公司快递来的刚出版的新诗集，赏读着扉页上刚劲有力的楷书：“恋上图书馆，品读自忘归；翻阅怡性情，博闻修身心。”这是50多岁当教师的妻子在我新书上的留言。我真佩服妻子的概括力，字里行间隐隐地透露出那么一点儿才气。

我回头对在厨房里做晚餐的妻子说：“这是你题写的文字吗？”妻子回头一笑：“咋的，这样留点儿笔墨不行吗？”“真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呀！我的那点儿才气潜移默化啦！”这一生活中的轻松，就把我带到了去年的读书岁月……

2015年的春夏秋冬，每月里的最后一个周六或周日，我都要坐上从三源浦镇到柳河县城的大客车或火车，去柳河图书馆先还书再借书。也就是说，从三源浦浦城佳园小区一栋楼到柳河图书馆就是我这一年的读书路。

作为初中语文教师的我，和其他行业的人比读书，优越的条件是很多的。我读的书大多是文学类的，我随时随地读着课本上、教辅书上水平比较高的小说散文诗歌，也读着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里的经典名著。三十年读下来，读了多少，我也没有具体统计过。读书写作充实了我的业余生活。有了这样的爱好，正像妻子所题写的那样，教学之余，读书写作修养了我的身心，陶冶了我的情操，有时甚至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。恋上图书馆这一年，图书馆确实是培养我诗外功夫的集训地，同时也是触发我灵感火花一次次闪现的泉源。

五年前，从女儿升入柳河第一中学开始，她的卧室就有了微妙的变化：床向北窗边移了三十公分，在书柜与东墙之间，硬塞进一张电脑桌。女儿在读初中时，我不敢奢望有自己的书房，晚自习后我在家边读书边陪着女儿学习，期间的写作都是零散的，没有具体的地方。女儿一上高中，她的卧室摇身一变成了我的书房。在这五年间，我的第二部诗集《一个民族的节日盛典》的所有诗稿都是在这里完成的。

这本书的出版却与县图书馆息息相关，一方面有我妻子的关心照顾，另一方面还得感谢我的文友孙伟的牵线搭桥，让我一步步进入创作的最佳境界。

2014年在柳河县作家协会迎新年暨作协年会上，我结识了柳河县图书馆的文友孙伟，经他大力引荐和多方斡旋，2015年我才正式踏上了去县图书馆这条读书之路。

这一年，每个月末双休日的一天，我都要跟柳河图书馆见上一面。时间长了，妻子好像就滋生了一种“嫉妒”，我要去图书馆的头一天晚上，她都要“编”一条去柳河的理由。这里需要交代的是，我每次去图书馆还书借书之后，都要到图书馆的三楼阅览室去读一些文学杂志，《作家》、《当代》、《十月》、《小说月报》和《小说选刊》之类。我每次去图书馆都要早早起床，洗漱完毕吃点早餐之后，匆匆忙忙地再去赶车，在阅览室总要呆上半天浏览阅读各种文学期刊，再坐三源浦的末班车赶回家中。

第一次到图书馆阅览室读的第一本文学杂志就是2015年《小说选刊》第一期。翻开这本杂志，扉页上“主编新年寄语”就映入了我的眼帘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兹摘抄如下：“2014年的整个夏天，每天我都要在东四长途公交站坐车。车站的广场上有一溜的小地摊，生意闹热。摊上随便一个小东西都卖一二十元，它们都超过或双倍于一本《小说选刊》的定价。我不免为文学期刊心痛！……”摘录到这里，我的心也隐隐地疼痛着，为文学，为妻子的良苦用心。

妻子第一次陪我去柳河是在这一年的暑假，下车后她说去买什么东西，当时我还戏谑地说：“你走你的物质之路，我走我的精神之路。”她只是向我嫣然一笑，没再说什么。刚过十一点半，她给我打电话急急地说她已来到了图书馆的楼下，给我买了中午的饭，问我在几楼看书影不影响别人。我的眼泪不由分说地盈满了我的眼眶，心说这才是她陪我来柳河的真正意图啊！

一年来，在妻子的关照下，我阅读了许多文学经典之作：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哲学家萨特的长篇小说《自由之路》，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《福尔赛世家》，瑞典作家拉耶勒夫历史传说《吕温斯葛尔特的戒指》……

在图书馆的阅读，让我了解了《剑花痕》是王统照16岁时写的长篇章回小说，《路》是何为15岁时发表在《中学生》上的作品，孙犁14岁读中学时就发表了作品，刘绍棠13岁时就开始发表小说，并且在上高中时就有《青枝绿叶》入选当时的高中语文课本，跟同班同学一起学习自己的小说……

正因为妻子的付出和关爱，我才有了这样的阅读收获；没有她的鼓励和支持，我的第二本诗集在今天这样文学阅读的背景下，是难以出版的。一个男人的背后，很少有这样一个懂你的女人。由于懂得，她的题赠才十分到位。我恋着图书馆我爱着妻子！我的图书馆我的爱人！

**（作者系吉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柳河县作协理事）**